

轉 載

出家人·慈悲為懷

救眾生·惠及傷患

袁雲法師與傷患戰士

這一個故事發生在後里附近的月眉村地方，時間是三十九年秋天。

這裏正是在反共抗俄戰場上忠勇負傷的英雄們養疾的陸軍第××醫院；這裏充滿着止氣浩然，而使這僻鄉靜處平添了無上光彩。

……一位曾在上海戰役中，為國家流出了無窮盡的血和汗，更犧牲了一支右臂的英勇戰士，左手執着一根竹桿，走過一片甘蔗田，茫無目的地散着步；灰藍色而嵌着紅字的衣衫，迎着那朝日的陽光，閃耀着光輝。他的面目是輕鬆而又憂鬱的。

「羅班長！羅班長！」
在他的身後，突然地起了一片呼叫，他停住腳回頭望了一望，遂高聲問：

「做什麼？小張！」
在一群人中，走過來一位年紀青青的傷患，對着這位斷臂班長如若所失的攤開了兩手，很痛心地說：

「王春海死了！」
斷臂班長聽完了這話，不禁頓然一驚，但他猶不置信，對小張反問：「你說什麼？」直到小張清清楚楚地說出之後，他才激動而哀慟的說：

「王同志，他是一位了不起的

戰鬪英雄，為了國家，為了民族，他曾轉戰大江南北參加過遼西、徐蚌以及上海、金門等戰役；此次不幸因傷而致病，竟由病而至於死，終算盡到了他所應盡的義務。我們應該向他表示敬意，為他立下一塊石碑，作為永誌不忘的紀念。」

「但是，但是……錢，錢，錢，錢……」
年青的小張為他的熱情打冷了，二人正陷入於沈愁的氣氛中。

他們都是為國家盡義務的戰士，每月所得的錢，真是太微薄了；但他們並不怨天尤人，反而以此為光榮。然而，要立一塊紀念同生共患難的戰友的石碑，却需要不少錢；那兒來的這一筆錢呢？他們計議又計議，商討又商討，終是得不到辦法。

「同志！你們又在發什麼愁呀？」

正當他們計議得不到結果的時候，煮雲法師穿着袈裟，手拿着念珠從這裏走過，見他們的樣子，這樣的打着招呼。

因為大家都是熟人，一般傷患們早已景仰這位菩薩心腸的好和尚；且從許多的事蹟中，可以證明他是一位愛國高僧，於是，乃將此事告訴了他。

煮雲法師想了一想，說：「好

吧！他為國家，不惜用命，難道我們身在後方，還不肯獻出一些力量嗎？我這裏有三百五十元錢，原準備中秋節慰勞前線戰士用的，現在就交給你們，由你們為他刻立一座紀念石碑好了；至於前線勞軍，我再想辦法」。說着掏出一疊鈔票，交給羅班長。

「啊……」這一群人聽過了煮雲法師的這一番話，興奮和感慨的說不出話來；彼此在默然中，交換着人類至高的共鳴！

這天，月眉村上公墓中，豎立起了一座高約六尺的石碑；輝煌的「英雄」字樣，迎着陽光而炫耀，正是一位偉大的戰士長眠於此，任人憑吊的所在。

煮雲法師從墓地回來，感慨的垂下了淚；當他行到醫院門口時，忽然走出一個看護兵，驚慌地對着煮雲法師說：

「呀！劉志文同志被毒蛇咬傷了，中毒很厲害，而我們又沒有這種藥，真有……」

「唔！那快想法子醫治才好！」
煮雲法師如此急急的說。

「可是，可是……錢！」末尾的一聲，說得特別輕。

那看護兵話猶未說完，煮雲法師便急速地轉身回到村口的懷德寺去了。不一會，他背出了一袋米，在村的糧食舖以低價賣掉，把換來的錢，悉數交給看護兵，囑他即速將劉志文同志送到二里外的內埔鎮專治毒蛇的膏藥舖。

一天，懷德寺外擁擠着一群戰士，「好啦，煮雲法師回來啦」。其中一位興奮的叫着，隨後大家的眼光都聚到煮雲法師的身上。
「煮雲法師，我們真不願意打擾你，可是這件事……」一位傷患

戰士急忙的說：「何志斌同志一連吐了兩天的血，命在旦夕，可是，我們又沒有……」
「吐血！」煮雲法師問過一番情形後，立刻走進寺中，不久背出一個包裹，他不去搭理他們，逕自走向內埔鎮而去。

當天下午：他拿回來十五理鏈徽素，和三大瓶的魚肝油，交給病在垂危的何志斌同志。

是一個雨後初晴的中午，太陽由碧空中射到月眉村上。月眉村旁的懷德寺的客廳內，擁滿着一群傷患同志；每個人都是激動的，真摯的心情。

「現在我們代表全體負傷同志，謹以至誠的心，來向傷患之友煮雲法師表示敬意」。其中一位同志這樣高聲的說着，雙手拿出一幅紅色的字聯，上面書着「惠及傷患」四個偌大的字，下面是「××醫院全體傷患同志敬贈」的字樣。

那位同志感動地說：「我們說不出內心所感激的萬一，這一張紙雖小，但正表示了我們那數百張坦誠的心，而向煮雲法師致最高敬意」。

這時，煮雲法師高興而又謙遜地合掌向大家致意：「我不敢接受你們的讚譽，但願你們傷愈之後，能本着以往不惜用命的精神，繼續參加反共抗俄神聖之戰，完成復國使命……」

「啊！」一位同志搶着說：「我們聽得，我們唯有這樣來報答你……」
於是，接着一陣歡呼！
煮雲法師是南海普陀山的高僧，也是一位愛國主義的大乘佛學奉行著；譽滿佛門之內，為人所樂道的和尚。
（本文轉載自本年四月二日聯合版新聞第四版臺中記者陳啟福寫）